

大象学术书坊

宏观中国史

【衰世卷】

孙家洲 常伯工 刘后滨 著

大象出版社

大象学术书坊

宏观中国史

【衰世卷】

孙家洲 常伯工 刘后滨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宏观中国史. 袁世卷 / 孙家洲等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10

ISBN 7 - 5347 - 3065 - 1

I. 宏… II. 孙… III. 中国—通史—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117 号

责任编辑 耿相新

特约编辑 王 月

责任校对 郑 琴 牛靖丽

书籍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制 版 河南大象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72 千字

印 数 2 500 册

定 价 36.9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 - 351

衰世：一个界定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开篇之处先作警世之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是恒动不居、有着某种规律可循的，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其中，由盛而衰，更为人们所关注。司马迁撰《史记》是为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得出结论：“盛极而衰，固物之理也！”东汉末年思想家荀悦曾把国家统治的形态分成治衰乖乱等9种类型，并认为“礼俗不一，位职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

衰世是盛世向乱世转变的中间环节，它的主要特征是：最高权力受到威胁，大部分时期内专制皇权溢出常轨，甚至反受外戚、宦官等政治势力的控制，从而出现中枢政治的不稳定；大一统的局面被破坏，地方势力日渐强大并形成同中央的对抗，而边裔民族势力的崛起，也构成对统一王朝的威胁；中央政府在财政经济上表现得贫困、虚弱，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封建帝国的整体运行机制逐渐走向僵化，面对社会的深层变革缺乏应有的调适能力，以至于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激化；社会上下弥漫着颓废之风，王朝初期普遍提倡的道德精神逐渐被抛弃，传统价值观中的诚信标准被践踏，人们对现存政权逐渐丧失依赖感，对现行社会秩序产生怀疑，而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当然，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我们选择当做衰世加以论述的历史时段，或者以上诸方面兼而有之，或者只表现为其中的某些方面。但共同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这就是封建王朝对帝国控制能力全方位的松动。不仅中央对地方和边疆形势失控，政府对土地和民户失控，政权内部对官僚队伍本身失控，而且本来不完善的

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技术机制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全社会都开始进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不过，危机四伏但矛盾尚未白热化，大厦将倾却保持着外表的稳定。

衰世都是从盛世中走来的，有时甚至难以划分出盛衰之间的截然界限。盛极而衰也许正是历史的必然，许多衰世的成因往往就是在盛世之中孕育出来的。有些历史时期，既是王朝统治由纷乱的开创稳定下来之后走向兴盛的顶点，也是我们探讨衰世的开端。

衰世毕竟还不同于乱世。它不仅没有乱世中那种全国性的干戈扰攘，战火纷飞，而且还有一些旨在重振王朝权威的改革和中兴。尽管这种改革和中兴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大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王朝统治的危机，推迟了乱世的到来。

盛世、衰世与乱世的划分并不是为了论证宿命的循环，其间的差别也很难找出绝对的标准。我们择取一些历史时期作为衰世加以论述，考察王朝的前途、人物的命运，总结衰败的特征、转变的原因，希望能给有心的读者提供一个宏观思考历史的新角度。

目 录

衰世：一个界定	(1)
一、风雨飘摇	(1)
1. 王纲弛 霸图兴	(3)
2. 危机四伏 风雨前夕	(18)
3. 政坛走马灯	(33)
4. 国破山河在	(44)
5. 征服者的薄弱	(55)
6. 积贫积弱	(67)
7. 直把杭州作汴州	(82)
8. 走向僵化的帝国	(94)
9. 秋气不惊堂内燕	(108)
二、衰世众生	(125)
1. 龙生九子 贤愚混杂	(127)
2. 一时荣辱 千秋功过	(159)
3. 道德文章 与时沉浮	(230)
三、衰世颓风	(263)
1. 失控！危险的信号	(265)
2. 朋党相讦 家奴当政	(270)
3. 贪污，无可奈何的痼疾	(280)
4. 捉襟见肘的尴尬	(288)
5. “五不足惧 六深可畏”	(297)
6. 流民——动乱的温床	(304)
7. 德才之辩	(313)
简短的结语：衰世乱机	(323)
后记	(324)

一、风雨飘摇

原书空白页

1. 王纲弛 霸图兴

箭射天王

公元前707年，一支由战车和步兵组成的军队，从东周都城开出，浩浩荡荡地杀奔郑国而来。这支军队的统帅，就是当今天子周桓王。天子亲自出兵征伐诸侯，其声威自然不同凡响，更何况还有蔡、卫、陈三国出兵助讨！

周天子率兵伐郑，可谓事出有因。

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的权威急剧下降。因护送平王有功，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二人相继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实际主持朝政。郑庄公专横跋扈，周平王一忍再忍，勉强维持着天子的至尊名分。但年轻气盛的周桓王继承其祖父的王位后，却不愿再忍了。他要重振天威！

权力之争早已暗中进行。周平王在位时，曾准备任命虢公为卿士，以削夺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满面怒色前来质问传言是否属实，周平王连忙解释：绝无此事！然后周平王与郑庄公互相交换了一个儿子给对方做人质，史称“周郑交质”。相互交换人质，以保证某种政治关系的稳定，这是当时地位平等的国家之间一种常见的信约行为。现在郑庄公居然堂而皇之地与周天子交换人质，天子还有何威严可言！周桓王即位，就任命虢公为卿士，与郑庄公分理朝政。郑庄公竟派出军队两次前去抢夺周王室直辖区域内的麦与禾，周郑已走向公开决裂的边缘，史称“周郑交恶”。周桓王干脆免去了郑庄公的卿士职务，郑庄公就把前来朝见天子这样的表面文章也抛到一边去了。为此，周桓王毅然率军征讨。

周桓王在颠簸前进的战车上，不由得想起礼制所规定的天子威

仪,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诸侯立国,必须经由周天子主持“授民授疆土”的典礼,颁给治国方略;诸侯之下执掌政务的卿,基本要由周天子任命,大国的三卿,全由天子任命,次等国家三卿中的两卿,要由周天子任命;天子还可以在诸侯国内设置监官,充当天子耳目,就近监视诸侯国内的动静;天子前往诸侯国视察政风民俗,尊称为“巡狩”;诸侯要定期前来朝见天子,汇报国内情况,称之为“述职”;诸侯要定期向天子纳贡,称之为“朝”或“聘”;诸侯还得听命于天子,派兵随天子之师出战,称之为“助讨”;诸侯还要派兵拱卫王室、平定外患内乱,称之为“勤王”;诸侯奉命出征获胜之后,还要把战俘和战利品上缴给周天子,称之为“献俘”。真是天子至尊,威风赫赫。周桓王想到此处,不由得意气风发:我并非庸劣之主,一定能够制服桀骜不驯的郑公,高扬王室威严!

一想到郑庄公,周桓王心中忽然涌起一阵寒意:我以天子之尊,亲自领兵前来征讨,他会如何对待?他敢不敢起兵迎战?不会,不会的!谁也没有与天子刀兵相见的胆子。想当年,密康公因迷恋三个美女而不进献天子,就被恭王灭其封国;齐哀公荒淫放纵,就被夷王下令置于大鼎中煮烹而死。我周朝开国以来,与天子反目的人,都没有好的下场。想到此处,周桓王又觉心中坦然了。他想,郑庄公必定会跪拜迎接,自领罪责,乞求宽恕。那样我不妨故示宽容,只要他恪守臣节,也就算了。

正在这时,一声“报!”打断了周桓王的种种猜想:“郑公帅军队在繻葛一带列阵迎战!”什么!他居然真有胆量与天子对阵开战!一阵怒气,伴着一阵寒意,直冲周桓王胸臆!

对面战阵中的郑庄公,自然知道战事一旦失利,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结局,他对身边的心腹将领祝聃说:“天子的严威,吓得倒别人,吓不倒你我。郑国存亡,取决于你的胆略。”祝聃应声说:“我只知为您效力,不知其他!”

随着郑庄公令旗挥动,郑军突然全线进攻,周天子和前来助讨的陈、蔡、卫联军,立即陷入混乱。周桓王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突

然，祝聃乘一辆战车，直冲到近前，猛然射出一箭，正中周桓王肩窝！周桓王强忍剧痛，指挥撤出战斗。

祝聃杀得性起，高喊：“乘胜追杀！”郑庄公制止他：“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毕竟是周天子，不可过于逼迫。”当天夜间，郑庄公又派人去慰问负伤的周桓王。

一种有名无实的威严，一旦被戳破，就毫无价值了。周桓王此时心灰意冷，再没有勇气重振天威了，他只好接过了郑庄公递过来的橄榄枝，君臣和好吧。

繻葛（今河南长葛）之战的败北，特别是郑将祝聃那犯上的一箭，使周天子身上残存的一丝威严，也扫地以尽了。

天子仅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已无法对列国纷争做出有效的调停和仲裁，于是，某个强国就以霸主的身份，起而发挥这种作用。霸主地位的取得，首先依赖于国势的强大。随着国势强弱的演变，就形成了春秋争霸的壮烈画面。

齐桓晋文之盛

齐国是西周开国第一功臣姜子牙的封国，周天子曾授予齐国征伐诸国、辅佐周室的特权。但在春秋初年，齐并非强国。齐襄公在位时，荒淫无耻，滥杀无辜，引起形势动荡，人心思变。他的几位弟弟，都预见到内乱将起，纷纷逃往国外避祸。其中较有声望的是公子纠和公子小白。

管仲和鲍叔是两位很有政治才干但当时却不为人重视的人，他们又是知交好友。二人认定将来能够收拾齐国局面的，只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现在追随逃亡中的公子，将来就会成为治国大臣。赌注应该押到哪一方呢？管仲为了万无一失，就想出了与鲍叔分别辅佐一位公子的主意，这样，两位好友总会出现一位政坛要人。于是，鲍叔追随公子小白，管仲去辅佐公子纠。

齐襄公被贵族所杀，齐国陷入内乱，君位空悬。小白与公子纠谁首先归国，就会成为齐国之君。管仲在公子小白回国必经之处，设下伏兵，当小白等人临近时，伏兵齐起，管仲一箭射向小白胸前，只见小

白口吐鲜血，倒伏在车中。管仲自信此一箭已足以射死公子小白，归报公子纠，然后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走来。不料刚到齐国边境，齐军出来迎战，并说公子小白已经回国为君了。

原来，管仲的一箭，恰巧射在了公子小白胸前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急中生智，自咬舌尖，吐血佯死，骗过了管仲。这位闯过了生死关的公子小白，就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鲍叔已是齐桓公的第一重臣，他却对齐桓公说：“我是才能平庸的人。您想要治理好国家，非得到管仲辅佐不可。”他历数了管仲胜过他的五项优点，齐桓公接受了他的意见，派人去鲁国，迫使鲁国杀死公子纠，而押送管仲回齐国治罪。押送管仲的囚车，刚到齐国都城近郊，齐桓公亲自出迎，以师礼相待。从此之后，任管仲为相，尊称“仲父”，赋予全权，整顿内政，加强国力，为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以“攘夷”和“尊王”的口号，赢得了中原诸国的归心。

春秋时期，居住在中原的华夏族和其他部族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之说。在习惯上，华夏族人把其他部族的人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总称之为“夷”。当时的“夏夷之争”，固然含有血缘方面的因素，而更重要的内容却表现为不同文化的斗争，华夏族所代表的是较为先进的文明。如同暴风骤雨般崛起于北方的狄族南侵，立国久远势力强盛的楚人北进，南北夹击，使中原华夏文明有“不绝若线”的危机感。齐桓公的“攘夷”，就是要加强华夏族共同体对抗夷人的能力，保护先进的华夏族文化。

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邢国面临着亡国危险。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的性情如同豺狼，永远不会满足；华夏各国都是亲戚，不可置其安危于不顾。同仇敌忾，古人早有明训，请发兵救邢。”齐军击退了狄人，邢国免遭兵劫。

公元前660年，狄人出兵灭了卫国，逃亡的卫国遗民仅幸存730

^①《左传》成公四年。

人。齐桓公再次出兵，击退狄人，复立卫国。

楚人连年进攻郑国，并迫使蔡国与其一道攻掠中原。齐桓公与管仲亲率齐、鲁、郑、卫、宋、许、曹等诸国联军，于公元前656年击溃蔡国，然后进兵伐楚。楚人只好派出使节求和。双方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这是中原诸国第一次有效地扼制了楚人的进攻。

存邢救卫，特别是召陵之役，使齐桓公成了中原诸国实际上的领袖，其霸主地位已经确定。

由于实力与地位的下跌，周王室不仅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甚至已不可能保护自身的安全。于是，霸主就负起了维持周天子安全和声望的重担，这就是“尊王”的实际内容。

周惠王晚年宠爱少子带，而有废太子郑之意。废立太子，势必危及周王室，齐桓公在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召集各诸侯会盟，朝见太子郑，使周惠王无法自行废立。周惠王死后，太子郑即位，他就是周襄王。齐国出面驱逐了王子带，周襄王的天子之位才得以确立。为感激齐桓公匡扶周室之功，周襄王特派周公宰孔为代表，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东）召集诸侯会盟，对齐桓公尊礼有加，齐桓公成了名正言顺的霸主。在葵丘之盟以后，齐桓公还曾两次率领诸侯抵御戎人进犯，保护了周王室的安全。

齐桓公死后，中原霸主乏人，南方的楚国便乘机北进。宋襄公曾有志于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但他却迂腐地想以“王者之道”来拯救春秋衰世，结果先被楚人擒于会盟台上，后又坐失良机而惨败于泓之战，伤重而死。他的霸业，也就成了海市蜃楼。

真正继承了齐桓公霸业的是晋文公。

晋文公重耳，早年间由于逃避晋国的内乱，而流亡国外19年，后在秦穆公派兵护送下，回国夺得君位。不久就重新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

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之弟王子带率狄人军队攻入王城，襄王外逃到郑国，向各国请求勤王靖难。次年，谋臣狐偃对晋文公说：“要想赢得诸侯的拥戴，最好的方法就是前去勤王护驾。”晋文公出兵，擒杀

王子带，迎接周襄王返回王城。晋文公来朝见周襄王，周襄王对他优礼相待。此时的晋文公，已不如齐桓公那般谨守礼法了，他居然提出了“请隧”的要求，就是请求天子同意他在死后用天子的仪礼下葬^①，周天子断然拒绝了。

此时，南方的楚国，在楚成王的治理下更加强大，晋楚两大强国的争霸战争已不可避免。公元前 632 年的城濮（今山东濮县）之战，以楚国战败而告结束。晋文公更是志得意满，他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召集诸侯会盟，并召请周天子前来莅会。以臣而召君，这本来是极不合乎礼制的，但周天子又不敢不奉召前去。在践土之会中，周天子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的霸业告成。当年，晋文公又一次在温（今河南温县西）召集诸侯会盟，并召请天子前往。怎样才能保住天子名义上的尊严呢？只好玩弄文字游戏了。鲁国的官修史书《春秋》就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似乎周天子是因出猎“偶遇”晋文公召集的盟会，而不是奉召前往了。这种文字游戏，实在无异于掩耳盗铃。它掩盖不住霸主已凌驾于天子之上的事实真相。

楚庄王问鼎

晋文公死后，晋国的霸主地位首先遇到了昔日盟友秦穆公的挑战，世通婚姻的“秦晋之好”未能挡住两国之间的连年交兵。秦国败多胜少，秦穆公只好打消了争夺中原霸权的意图，改向西方诸戎杂居区域发展，开疆拓地，去做西戎的霸主了。

真正对晋国的霸主地位形成威胁的，是楚国。就在晋灵公与贵族赵盾等人争权夺利陷入内乱，晋国霸业中衰的时候，楚庄王却选用贤人孙叔敖为辅佐大臣，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扩疆拓地，与晋国抗衡争雄。

晋楚争夺中原霸权，围绕着对郑、宋、陈等国家的控制权而展开。公元前 608 年，楚郑合兵侵扰宋、陈两国，晋国重臣赵盾虽曾出兵救援，但已经力不从心，战败而归。晋国已处于下风。两年之后，楚庄

^①“隧”的解释有分歧，兹取一说。

王利用晋国君臣自相残杀、无暇外顾之机，领兵北上，战胜了陆浑之戎，兵至洛河南岸，就在周天子的都城近地，列军示威。周定王派贵族王孙满前去慰劳军队，楚庄王突然发问：“九鼎有多大？重量如何？”九鼎是充满了神秘和神圣色彩的镇国重宝，传说在夏代用九州所贡的青铜所铸造，夏亡之后归商，商亡之后归周。它已不再仅仅是一般的青铜礼器，而已成了江山社稷的代称。所以，楚庄王的“问鼎”，实际上流露出取代周王室天下共主地位的意图。博学多识而又善于辞令的王孙满义正辞严地说：政权的兴亡在于德而不在于鼎。如果君主道德修明，鼎即便是很轻很小，也无人可以搬迁移动；如果朝政昏乱，鼎即便是很大，也会轻得任人迁移。天命是不可妄加更改的。“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①楚庄王也就不勉强行事了。

由晋文公的“请隧”到楚庄王的“问鼎”，也可反映出周天子的权威已接近于消亡了。

陈国发生夏征舒杀昏淫之君陈灵公的内乱，楚庄王乘机攻占陈国，并一度降陈国为楚的一个县。郑国处于晋楚两国的夹击之下，在一段时期内曾一意附晋而抗楚。公元前597年，楚庄王自领重兵，两次围攻郑国都城，先后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攻破郑都。郑国君臣只好负罪求和。这已直接影响到晋国的利益，便派大兵救郑，晋楚会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晋军兵力本来不弱于楚，但由于将帅不和，指挥失灵，邲之战以晋军惨败而告终。

后来，楚军又围困宋国长达9个月之久。晋军畏楚不出，宋国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只好与楚国结盟。鲁国也识趣地归附于楚。楚庄王终于成了中原霸主。

弭兵——弱者高价买来的停战

晋国为夺回已失去的霸权，在几十年间先后进行了晋齐鞌（今山东济南）之战（公元前589年）、晋楚鄢陵（今河南鄢陵）之战（公元前

^①《左传》宣公三年。

575年)等大小战役若干场,略占上风,步履维艰地维持着并不稳定的霸主地位。晋楚两国都在长期的对峙中损耗了元气,再加之两国都发生了内乱和政争,继续争霸均感力不从心。

在晋楚争霸中蒙受灾难最重的,是郑、宋等弱小而地处两强之间的国家。他们迫切希望停止战争。公元前546年,宋国执政向戌经过多方奔走,在宋国主持召开了由14国诸侯参加的盟会,议定与盟各国,停止用兵。此后约40年间,这一停战协议,是基本上得到了执行的。这一历史事件,史称“向戌弭兵”。

为了达成弭兵停战协议,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向戌与晋楚两国执政大臣都有交情,先到晋国当面向赵武告知弭兵之意。晋国大臣共商此事,韩宣子说:“战争祸害百姓,耗费钱财,对小国而言更是大灾大难。有人提议停止用兵,即便是不见得能够实现,我们也必须允诺。假若我们不同意,楚国就会首先同意,以此来召集诸侯会盟,那么我们就失去做盟主的资格了。”出于这种考虑,晋国同意了向戌的提议。楚国也同意了。向戌到齐国活动时,齐国执政大臣本来准备抵制,有一位大夫提出忠告:“晋楚两大强国都已同意了,我们怎能阻止呢?况且人家打出弭兵停战的口号,而我们却公然反对,就必然使本国百姓心怀不满,以后还怎么役使他们?”齐人也就同意了。另外秦人也同意了。

为了履行正式订盟的手续,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明争暗斗,其中不乏刀光剑影。楚国提出要实现弭兵停战,必须让原来依附于晋国的小国去朝见楚国君主,原来依附于楚国的小国也去朝见晋国君主。这里所谓的“朝见”,实际是缴纳贡物。这个建议,从表面看来,对晋楚两国是均等的,实际上当时依附于晋国的诸侯远远多于依附楚国的数量,这一方案,将使楚人大大受益。晋人还是做出了让步,只修改了一条,与晋结盟的齐国和与楚结盟的秦国,也是强国,不在同时向两大霸主朝见贡纳的范围之内。

这样弭兵之会的实质,就成了弱小的国家同时承认两大霸主的存在,分别向晋楚两国朝聘贡纳,用双倍的贡赋这种昂贵的代价,买

来了暂时的和平。诸多小国宁可承担这双倍的贡赋,也希望战争能得以停息,正说明了以前的争霸战争,使小国苦不堪言。

吴钩越剑

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战争,刚刚平息下来,地处东南一隅的吴越两国却相继崛起,攻伐争霸。这虽然已是春秋争霸的尾声,倒也波澜壮阔,高潮迭起。

吴国迅速崛起并成为楚国的心腹大患,与楚国的几位有才干的叛臣有很大关系。

楚大夫申公巫臣,以欺诈手段,拐走了楚国君臣争相纳娶的美妇——夏姬,叛逃到晋国。楚国君臣恼羞成怒,诛灭巫臣的全族。巫臣向晋国献上扶植吴国遏制楚国的战略,并自晋国出使于吴,亲自教给吴人以射御、车战、行兵布阵等军事技术,使吴国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不久,吴国就时常侵扰楚国和它的盟国了。

伍子胥因痛恨楚平王枉杀其父兄,亡命外逃,历宋、郑等国而入吴,帮助阖闾设谋,刺杀了当时的吴王僚,使阖闾登上了王位。吴王阖闾任命伍子胥为负责外交事务的“行人”之官,参与谋议国政。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向吴王推荐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将军,合力图谋伐楚。

楚大夫伯州犁无辜被杀,其孙伯嚭也逃往吴国,为大夫,也为复家仇而力主伐楚。

公元前506年,孙武、伍子胥等人指挥吴、蔡、唐三国联军攻楚,连战皆捷,会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楚军主力溃败。吴军乘胜追击,攻入楚都。楚昭王仓皇外逃,楚国几乎被灭。后得楚臣申包胥从秦国求得救兵,吴国都城又被越兵一度攻占,吴王之弟自立称王引起内乱,楚秦联军连挫吴军,这一系列事变,迫使吴军从楚国撤回。

由于楚人执行“联越制吴”之策,越国成了吴国的仇敌。特别是越人一度攻入吴都,更使吴王阖闾恨之入骨。越王允常去世,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乘机伐越,不料却在携李(今浙江嘉兴南)一战,被勾践以诡计打败,阖闾重伤,不久死去。